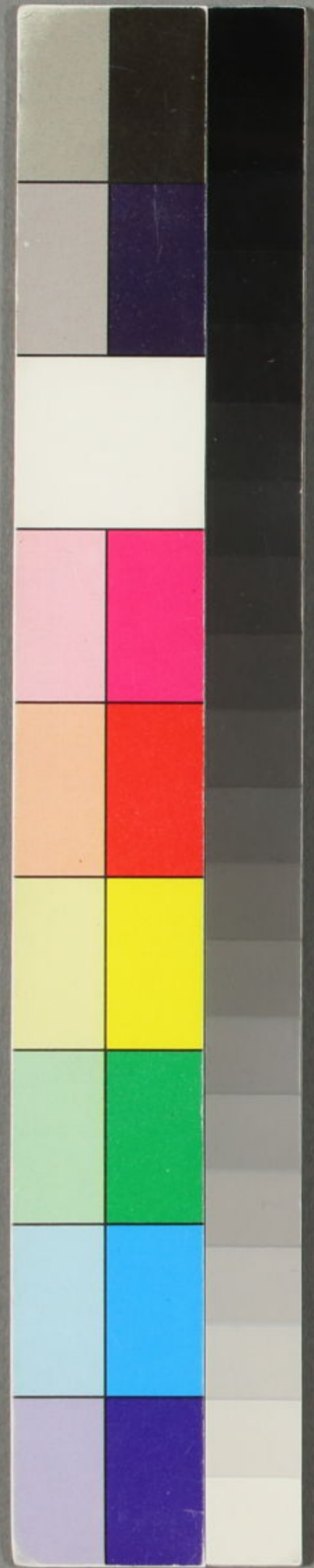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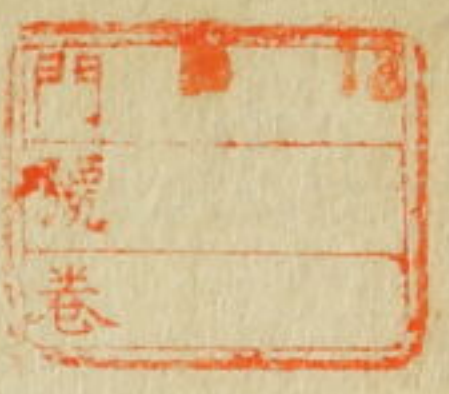


孟子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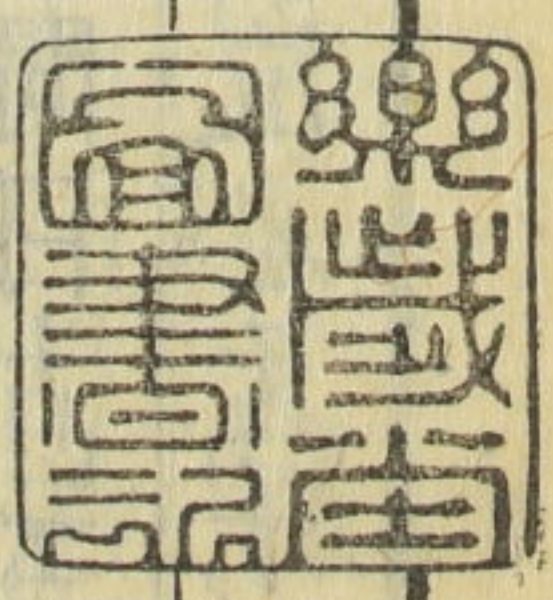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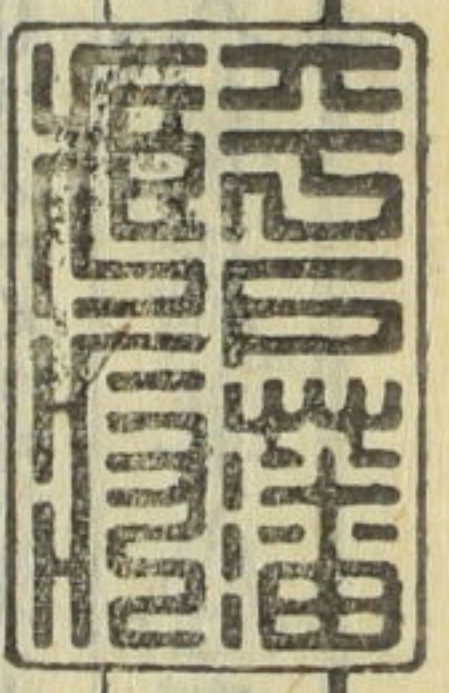
九

仁
917
22





孟子繹解卷之九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此篇多論古聖賢之行誼郝敬云此篇問答多折諸理以歸于正即孔子民義之教中庸之典刑解者疑孔門無此問答腐儒之見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慤我竭力耕田其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郝敬云往于田耕歷山未遇時也號泣叫號哭泣也

愚按古稱天各因其所期望之意以異之其名蓋稱之其浩渺不測則曰昊天稱之其應憫恤於民則曰昊天詩中諸篇所稱昊天昊天可証此舜以其斷之憫恤故亦稱曰昊天也郝云怨慕悲怨思慕也愚云怨者心慤其所不足於已而以念之於彼之中守之稱也舜以其雖竭己孝思而天未回其父之心故以為未足其報應是以怨之也怨之者即亦以其慕之也故曰怨慕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慤者郝云恬通心安無憂曰慤

此章論舜五十而慕之事也萬章問曰古云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心而號泣也孟子曰怨

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則喜而不之忘父母惡之則勞而不之怨者古以為訓矣今如所言然則舜怨乎孟子曰昔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其何故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慤此不若二字義蒙下文二十四字我竭力至何哉二十二字即是慤字之旨蓋言彼世之慤然者乃曰我竭力耕田其為子之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者於我何可憂之有哉彼如如是慤者故以孝子之怨慕為不宜可有之事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
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
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入之
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
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
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
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郝敬云帝即堯也子堯子也九男二女皆堯子呂氏春秋云堯

有十子而以天下與舜然則九男丹朱長餘八庶未
詳者事舜為師也二女娥皇女英以妻舜也百官供
役者也牛羊倉廩供祭祀奉養者也畎畝之中謂耕
歷山之後未登庸以前三載詢事考言帝曰我其試
哉之時也天下之士多就之人心歸向也莊周謂三
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史記云舜所居一年
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皆也遷之遷移以與之
也窮人困窮之人也無所歸失依也詩云無父何怙
無母何恃少艾少女也熱中心煩也五十舜攝帝位
年已五十父母已底豫憂解怨釋而慕終不忘也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上皆言怨也人少則慕
父母以下皆言慕也慕者依依不忍釋也

此節言舜之孝不愆而慕親之心不已也帝堯使
其子九男二女師之配之百官以給其用後倉廩
以庇其養需無物不備以事舜於歷山畎畝之中
而天下之士亦多悅而就之者蓋帝將胥率天下

而以遷之舜焉而舜唯為己事不順於父母之心
 故其心乃如窮困之人無所歸依夫天下之士悅
 之其材德者人之所欲也而舜不足以解其憂好
 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舜不足以解其憂富
 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舜不足以解其憂貴人之
 所欲貴為天子而舜不足以解其憂人之悅之材
 德與好色富貴皆無足以解憂者惟得順於父母
 者可以解憂此豈非與凡情大異與人少則慕父
 母及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或至生疾如大孝則終身唯
 慕父母而年五十而慕父母者予唯於大舜見之
 其然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
 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
 母是以不告也
詩齊風南山之篇懟愚云因怨而心
 生睽隔之稱也郝云不告而娶是實
 事若論天子妃匹夫何問告不告瞽瞍焉敢違之
 所謂廢人倫懟父母者推聖人隱微之至情也

此章論舜不告而娶及與弟象共憂喜也萬章問
 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之必當如
 之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與之相反何也孟

子曰當時之勢如告則不得娶夫男女居室者人之大倫所當然者也如告不得娶則是廢人之大倫且以生懟父母之心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父母而娶之義則吾既得聞教命矣帝堯之妻舜者宜當告之舜父母而不告何故也答曰帝之心亦知告焉則瞽瞍必辭拒之不得妻也乃亦用權以為之者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

而拚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干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

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

爭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郝敬云完補葺也廩屋春也捐舍

由原梯降故曰捐階瞽瞍不覺舜已降乃縱火將焚

殺之浚疏鑿也出舜已從井出也揜閉井也瞽瞍不

覺舜已出欲閉殺之也謨謀也都君舜字也都美也

名重華故字都君或曰舜所居三年成也都績功也

象與父母謂舜已死于井論功分其所有也牛羊父

母謂與父母也干相也戈勾戟也朕我也古人自稱

皆曰朕愚按凡稱其所自有之身則曰朕琴郝云舜

所彈五弦琴也張弓也二嫂舜妻堯二女也棲燕息

之所也往入舜宮取所有也鬱憂思不遂也陶窑通

男百官之屬愚按此已下文意雖同言舜事而其旨不相接屬當是別章蓋萬章名下誤脫問字也

萬章曰古傳云父母使舜補完廩屋舜既上則捐其階梯瞽瞍焚廩欲殺之又使舜浚井舜從他地道出瞽瞍從而擒之弟象曰設謨以蓋殺都君者咸是我之功績當多獲頌其牛羊父母倉廩亦父母其于戈朕取之琴朕張朕其二嫂使治朕棲息年之所可也象乃往入舜宮舜方在牀上鼓琴象驚然故為不知其殺之之謀詐曰吾心鬱陶思君是以來爾而其顏則忸怩而慙舜曰汝欲常常見我則惟有茲臣庶汝其于予宮中治之可也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故其言若此與孟子曰奚其事若是而不知也舜惟象憂已亦憂象喜舜亦喜也耳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郝敬云校人效勞役使之

誑也方類也情理相類也罔者
愚云罔民於法網而以取之也

萬章曰然則舜偽為喜貌者與孟子曰否昔者有
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命校人畜之池中校人陰
烹之反命於子產曰始舍之水魚圍圉焉如與水
相拒然少焉則洋洋焉浮遊之意如大暢既攸然
如有所居而逝沒矣子產聞其攸然之語曰得其
所哉校人出語人曰孰謂子產有智乎予既烹而
食之然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易欺瞞之
以似其物當嚮之方難罔之以非其道當然者彼
象亦以愛兄之道來言故舜亦誠信而喜之奚偽

焉乎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
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
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
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
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
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
之心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郝敬云放
安置也禁

銅之名共工官各書云象恭滔天靜言庸違者是也
幽州北裔北陰左背明曰幽易云鬼方即北狄也驩

鬼人，名崇山，南裔三苗，謂三苗國君，今湖廣岳州，巴陵古三苗地，負固不服，舜遷其君于西裔三危，西裔地，虞書所謂分北也。殛，誅也。鯀，禹父，名治水，無功，書云方命圯族，堙洪水，汨陳五行者也。羽山在東裔海中，下有羽淵，春秋傳云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四分投四裔，初止放流，俟其自悛，終不悛，乃即其地殺之。虞書云流宥五刑，又曰怙終賊刑，五刑即肉刑，舜宥為流，怙終成賊，乃殺之也。愚云殺之之事，余別有說，見尚書釋解。怒，憤氣也。愆，恨意也。不藏，怒無怒，可藏也。不宿，怨無怨，可宿也。非有之宿耳。

此章論舜待弟象之道。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者，也。舜立為天子，則放之，何故也？孟子答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蓋其封之猶放，故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是誅不仁，故也。象欲殺兄，是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以不仁人為其君也，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如四凶，則誅之在弟，則封之何故也？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雖有怨怒，勢自除之，是以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唯一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故欲其貴也，愛之故欲其富也，封之有庠者，富貴之也，舜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是以故封之有庠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庠此之謂也郝云奉上曰貢斂下曰稅欲舜心欲
 也源源猶漚漚不絕貌來朝也
 及貢不待朝貢之期又云今永州府零陵縣有舜陵
 又有有庠墟即象舊封舜葬此豈非因象之故與愚
 云水生自其中曰源源源者
 俾象得隨意來於帝都也

萬章曰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孟子答曰俾象不
 得有為政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
 焉故謂之曰放也象不得有為豈得暴彼民哉此
 蓋以應前有庠之人奚罪之問也雖然舜之心欲
 常常而見象之面故使其無治政之累而以得源
 源隨意來朝也又恐其吏以貢來帝都而其不在

國之間或有事以累象故其不及貢之時先託名
 以有他政事而天朝遣吏以接承其所貢于庠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
 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
 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
 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
 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
 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
 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
 孟子弟

孟子經解 卷之九
子也語俗語也容有蹙不安之色岌岌危貌俗語又託為孔子議舜之言自證也齊東野人齊國東鄙人無知也堯年十六為天子在位七十載試舜又三載舜攝政則堯年已八十有九矣攝代行天子事也舜攝政二十八載堯百十有七載乃崩也但神往也落形委也皆死貌言堯未死舜未嘗為天子考妣父母已死之稱考成也終也妣配也喪三年君喪與父喪同也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居喪不作樂天下以天子禮喪堯也此以上皆堯典之言又引孔子言折之舜既為天子以下孟子自斷之也

此章論堯為天子則舜不敢踐其位又舜雖為天子而尊其親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執臣禮而朝之雖父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

見瞽瞍之朝不敢自安其容乃有蹙縮之意孔子評之以為於斯時也舜不難以天下與之瞽瞍故曰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所謂者有誠然之理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假託孔子之名以作是語也堯老而舜攝其政非代其位也故堯典曰二十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舜喪堯以天子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故民亦無二王如齊東野人之說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如所云四海遏密八音即是有二天子矣豈宜有是

事乎

成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
 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
 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
 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詩小雅北山之篇赫
 敬云率循也土之濱
 謂四海之涯凡食其土者皆其臣也害猶礙也字曰
 文辭者愚云謂言之成文以致其情者也心之所之
 曰志詩大雅雲漢之篇子獨也子遺言子然獨遺存
 也愚按以文害辭者言以文字為據以說之因以害

作者之辭意也以文害辭者如五雜俎所載一迂儒
 弔人喪率眾門人匍匐行於其街上人問之其故答
 曰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以救之者即是也以辭
 害志譬如後儒解邶風新臺第三章魚網之設鴻則
 離之以為鴻真離於魚網之類即是也詳見
 余著詩經釋解及問學舉要晰文理之條下

成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今吾既得聞命矣詩云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
 為天子矣則天下皆舜之臣也敢問有瞽瞍之非
 臣在其中如何孟子曰是詩之所言也非如是事
 之謂也以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言曰此莫非
 王事天下之人皆當共勤是役而眾皆安逸我獨
 賢勞也故欲說詩意者不以文害其辭意不以辭

勢害其作者之志，讀者以其意貫融其上下文，肯以逆其作者之志之所之者，是為得說詩之法。如以辭而已矣，則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無用意以領其全文，大旨而唯信斯二句所言也。是周國之地無有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郝敬云：尊，崇奉也。養，供饗也。古帝王皆尊養其親，而舜由匹夫起，所以獨至也。尊為虛禮，奉養為尊之實也。詩大雅下武之篇，永長也。心

常在故言不忘也。愚云：舜之事瞽瞍，其尊之與養之之義皆盡其至之所在，可以推其義類起之，等差而以為天下法則也。郝云：書辭，今孔書大禹謨有之。祗敬也。載事也。夔夔，謹慎貌。齊栗，嚴肅也。允，信也。若，順也。

前已破其解詩之繆，而此因答其正意也。言凡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蓋先王以其祖考配上帝，是為天下為人子者尊其父母之至也。故云爾。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蓋以天下山海之所產，植以供其宮室衣食玩好之求，故云爾。今瞽瞍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所引詩意，言永言欲以孝是思，則其孝之思維致有可為天

孟子經解 卷之九
下之則者蓋以證舜之至孝為天下後世人子孝親者之法則也所引書意言舜祇敬其所載之事以見瞽瞍其祇敬之至視其父直如上天是以舜容乃夔夔以齊栗而瞽瞍亦因舜以感天意之所在是亦乃以其允誠而以若順於舜意也是雖為父亦以其心之所載有天之至誠故不敢自恣也是為所謂父不得而子之事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

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郝敬云行躬行也事設施也示見意也薦舉也愚云進之也以待其尊者之意就之之意也郝云暴顯也

此章論堯舜受禪之事也萬章問曰古傳堯以天下與舜不知信有是事諸乎孟子曰否天子雖至尊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又問然則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也曰天之與之也曰天之與之者天有

口能言以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但以行與
事示之其欲與之之意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
者其狀如之何曰天子唯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
與之天下譬猶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
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
大夫也昔者堯薦舜於天使之攝位行庶政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使之涖民事而民受之民之受之
即天之受之也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
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
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
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
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
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
之南天下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
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秦誓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之類百神皆天也陰
陽和風雨時百神享也主事如巡守肆觀肇州封山
濬川刑罪之類皆相堯二十八載中事而神享事治
民安施澤久故曰非人所能為天也南河謂堯都冀

州在河北東西南三面阻河南則豫州境也中國帝都也徒歌曰謠永言曰歌而字與如通逆取曰篡大誓孔書

萬章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者其狀如何孟子曰使之主類禋等之祭而百神享之是天之享之也使之主巡狩等之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是天亦與之人亦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舜相堯二十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者亦證之以其受之之事與民意相合之明徵也堯崩三年之喪畢後舜避堯之子丹朱於南河之南蓋以見其代攝不得

己者而非欲以得天子之位也天下之所歸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謠歌以頌其德者不謳歌堯之子之德而謳歌舜之德故曰天也天下歸之然後舜乃之中國踐天子之位焉所引泰誓意言天之視之其自在我民而自我民視之天之聽之其耳在我民而自我民聽之即此天與民意相合之謂也○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二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

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
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
相堯禹之相堯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
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
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郝敬云
年禹相舜凡十七年必陽城潁川地各在箕山北七
年益相禹凡七年必箕山之陰即陽城也山北曰隍
天子崩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喪畢然後歸政于
天子冢宰退而避位禮也啓禹子也丹朱堯子也舜

之子商均也敬承言能敬慎仰承也自然曰天以主
宰言必流行曰命以付予言也莫無必又云吳越春
秋云禹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萬民不
附商均追就禹所曰棄我何如禹不得已即位然則
當世稱舜禹避
位不止孟子也

此章論夏殷周相繼而王也萬章問曰人有言曰
堯舜之後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不
知信有如此言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意欲與
賢則以與賢天意欲與子則以與子昔者舜薦禹
於天使之輔爲政十有七年而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商均以居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
崩之後不從堯之子丹朱而從舜禹亦薦益於天

使之輔為政七年而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啓以居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所皆曰吾君之子也謳歌其德者亦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夫堯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商均亦不肖又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而施德澤於民者久啓則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而益之相禹也歷年少而施德澤於民未久且舜禹之事與禹益之事相去久遠蓋以其久遠故益不能得如禹之於舜後之事也其子之賢不肖亦皆天意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之者天

為也人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郝敬云太丁湯太子未立早死外丙仲壬皆太丁弟商道兄終則弟及二年四年共立六年相繼死也太甲太丁子湯孫也顛覆敗壞也典刑常法

也放謂以禮防閑之桐湯墓地廟寢曰宮晉太康地
 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放處今河南府
 城西古尸鄉祝鷄翁所居也偃師縣有陽陵及伊尹
 墓怨悔也艾治也亳本帝嚳之墟湯自商丘遷都焉
 周公成王事見周書禘以位相授也設壇墀行禮曰
 禘愚按據詩商頌長發篇所言放太甲者是阿衡阿
 衡與伊尹自是別據書君奭所言阿衡又稱保衡而
 愚疑保衡放太甲或是承伊尹之意以為之者故放
 太甲之事或稱伊尹或稱保
 衡也詳見於詩經釋解注

匹夫而有天下者其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
 之者仲尼則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又繼世
 以有天下者則當其時有天之所廢之天子必若
 桀紂者也皆以無有之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其太子太丁未立而

天

死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繼立顛覆湯之典刑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是時夫未廢太甲太甲乃悔
 過自怨自艾於桐身處仁行遷義三年以聽伊尹
 之訓已也乃復歸于亳如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
 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評之曰唐虞禪讓夏
 后殷周其兄弟若子孫繼之其義則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
 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
 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

諸人郝敬云割切肉也烹調味也要求也史稱湯娶有莘氏女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即此事否愚云其所言不通於己故曰否也其事不如其所言故曰不然也下章做此樂堯舜之道者蓋仁與義人道也直其道而不為外物所擾者即堯舜之道此一句綱也下六句目也郝云千駟四千匹言多也目視曰顧寓目視也介與芥同草也甚言其微析義之精也又云莘野在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古空桑地伊尹所生也

此章承前言伊尹因夏置論伊尹之問答也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割烹之事要湯令嚮已而後以說湯致於王道不知信有是事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有莘之野而其心常樂堯舜之道是故非以其義也非以其

道也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雖繫馬千駟之盛幣弗視也此乃言其不為外物枉其道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介不以與人雖一介不以取諸人此乃言其自所守不失其道義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

之先覺者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
 也郝敬云幣王帛之屬聘徵請必古有徵聘則使人
 奉幣帛致命囂囂與傲傲同愚云任意自放以言
 之貌畎畝田間必行水曰畎止水曰畝幡然反貌親
 見謂道由已行必先知先覺謂聞道先乎民可為人
 師尹自謂也天民天所篤生之民與凡民異也
 天民之先覺謂為天民而能先覺者也覺悟也

湯使人以幣帛聘之伊尹傲傲然曰我何以湯之
 聘幣易我志之為哉我與其出仕湯豈若處畎畝
 之中由是以自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人往聘之
 伊尹既而幡然改曰與我以身處畎畝之中由是
 一小區以獨樂堯舜之道也吾心之所樂豈若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心之所樂豈若使是民為

堯舜之民哉吾心之所樂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其
 實事哉凡天之生斯民也自古皆使其先知道之
 人覺後知道之人使其先覺義之人覺其後覺義
 之人也予乃天所使之民之先覺義者也予者天
 將使予以斯道義覺斯民也不然當今之世非予
 覺之而誰能覺之者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
 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况辱已以正
 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

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郝敬云思尹自

思心匹夫匹婦猶言一夫一婦推擠也納入也溝中猶言陷溺愚云自思至中二十五字自上使字來行

不同謂出處異也遠謂山林近謂廟堂去謂隱不謂仕也歸猶總也潔身正已不辱也要愚云謂邀之

以使嚮已所引也伊尹本不要湯湯自使人聘之者爾然道在尹湯不得不求即猶要也即亦就萬章謂

曰要亦稱言曰要耳郝云伊訓見孔書天誅謂天意誅罰夏桀也造作也攻伐也牧宮桀宮各朕我也

尹自謂也亳湯邑也

言伊尹其心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

澤者若已推擠而內之溝中其身自任以天下之

重任如此故既受其幣則出以就湯而說之以伐

夏桀以救民之塗炭矣且吾多究古聖賢之出處

未聞有其枉已道而正人者也况有辱已以正天

下者乎蓋辱甚於枉而天下大於一人也聖人之

行自古往往不同也或與其國相遠或與其君相

近或去其國或不去其位其要亦歸潔其身以為

正人之地而已矣吾於伊尹聞其以堯舜之道要

湯未聞以割烹也所引書意言桀暴逆自招天意

之所惡是天誅造攻自牧宮也而伊尹之載任其

事自亳地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

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
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
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
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郝敬云癰疽衛奄人或作雍
雖瘠環齊奄人奄人即寺人
主王于其家也好事造謗者也顏讐由史記作顏濁
鄒子路妻之兄也衛賢大夫彌子名瑕靈公倖臣禮
主中義主宜進禮退義用則行舍
則藏之意也莫之致而至曰命

此章承前自潔以論孔子不主闇寺也萬章問曰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不知信
有是事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此乃好事者為之

附會以謗孔子也於衛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
路之妻兄弟也彌子因其姻亞之親謂子路曰孔
子主我則衛之卿位可得居也子路以其言告孔
子孔子曰卿位之得不得別有天命在而不在所
主也孔子雖其進亦以禮雖其退亦以義而其得
之與不得曰有命而若或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
是無義與命也是可以悟其傳之非實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
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
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郝敬云不悅於魯衛道不合于魯之衛之宋之

陳也桓司馬桓離也要中路也微服變服使人不識也不顯曰微既難也司城宋官名即司空貞子先在宋爲司城後去仕陳陳侯陳湑公名越周猶忠也近臣在國中者也所爲主爲遠方來者之主也遠臣自外來者也所主主于近臣家也近臣賢則爲賢者之主觀客可知主也遠臣賢則其所主者亦賢觀主可知客也所主即近臣也

孔子不爲魯衛所悅而欲之宋遭宋桓司馬離將要諸中途而殺之孔子知之乃微服而過宋去是時孔子當厄難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貞子乃亦爲陳侯之周臣且吾聞君之觀察其近臣之賢否以其所爲主爲賢者爲主乎爲不賢者爲主乎觀

察遠臣乃以其所主主賢者乎主不賢者乎若孔

子主癰疽與瘠環則何以爲孔子哉

○萬章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

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
 其君卿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郝敬云百里奚虞賢
臣也楚國先賢傳云百里奚字井伯楚人少仕于虞鬻賣也猶今之催工食牛牧牛也為人牧牛得五羊皮要干謂也因以皮為贖幣也垂棘地名出美玉屈產亦地名出良馬四馬曰乘假道借路也虞號二國名晉將伐虢道由虞以璧馬借路併謀伐虞也宮之奇虞臣也諫止假道也百里奚知虞公貪不聽也
 此亦承前潔身而辨百里奚自鬻之非實也萬章
 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其身於秦國養牲者以五
 羊之皮為鬻身之價因食牛以要秦穆公不知信
 有是事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附會也百
 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為餌

假道於虞欲由以伐虢宮之奇諫其不可百里奚
 知虞公之貪愚不可諫而去之秦其年已七十矣
 即如或所說曾不知其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汚辱
 也可謂之智乎百里奚則知不可諫而不諫之人
 也可謂之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則是
 其人不不可謂不智也時見舉於秦者知穆公之可
 與行道之人也而相之可謂之不智乎相秦而顯
 其君之名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之人而能之
 乎若夫自鬻以成其君之功者雖卿黨自好者所
 耻不為者而謂賢者為之而可乎哉

孟子卷之七

